



但情绪归情绪，让中老年微短剧爱好者充值还是很难的，潇潇说，妈妈虽喜欢看剧，但只看免费剧集，跳转到付费她就退出了，她们不会像年轻人一样找资源，大多是一部剧没追完就转头去找新的免费剧集了，这点很佩服她。而据说，为短剧付费的大多数和花钱看（网文）的是同一拨人。年轻人和中年男人，花几十块看看爽剧很正常。

吴国宏认为，谁都可能看微短剧，但总体上应该更多是些“寻常人”，即不处在权力、财富以及各种世俗意义上的资源中心，不太会被关注的（大多数）人群。正因为微短剧针对的是世俗层面的普通人，所以，角色代表了普通人，却能够实现世俗意义上不容易实现梦想的主题，故而更容易得到受众的青睐。

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吴畅畅则认为，用精神分析或者传播学的角度研究，微短剧的快感来自于短剧的短和剧情本身，其内容迎合了内卷社会当下的多数人，代表着普罗大众对于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诉求和心理期待值。

### 代入角色 在剧里圆梦

当然，微短剧的受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人，可他们生活里的一些“无望感”，需要垃圾食物和短暂的娱乐来放松一下。就像“口红经济”，大家只强调口红是“廉价的大牌”，而忘记了“快乐”才是口红经济的本质需求。

年轻人热衷于买彩票，五块钱的彩票不是“智商税”，不过是买下“一夜暴富”的希望。这么一想，交易还是划算的。吴国宏认为，一般人可能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因而无论在自我效能、自我价值上都有所欠缺。由于投射剧中角色，角色的效能和自我价值的达成实现，都会给观者带来一种替代性的满足。

观众雷米知道恶人无论怎样陷害女主，关键时刻男主总会出现，男女主人公无论经过多少波澜，最终都是一个向好的结果。不管女主是什么条件、怎么作，总裁就是无缘无故只专情于她，甚至得到名誉、成就、爱情，就是如此不费吹灰之力。“仔细想想根本就是无厘头的事情，可能就是造了一个梦给大家。”

演员李菲凭着自己参演的短剧《这个少侠有点冷》，让观众找到了“古偶男主的正确打开方式”。“短剧就是在描绘大家在生活中期待的一些东西，你要把一些细微的东西无限放大，这些处理方法不仅很有网感，同样也很解压。”李菲的角色成



《这个少侠有点冷》。

了无数古偶女孩的情感宣泄的入口，而他同样希望在短剧中实现自己的“另一个梦”。李菲目前最想尝试拍摄一部古风群像短剧，“很多人一起去行侠仗义，游走江湖”，就像他小时候最爱的《仙剑》一样。

许苗也在看剧中圆着自己的梦，她有一颗年轻活力的心，自称“中年少女”。上大学时玩过乙女类游戏，许苗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“霸总爱上我”的女主角，但代入角色的真实感相当于圆梦了。

“职场小白”骆骆，工作半年总被同事使唤着干杂活，因为脑子里根植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观念，她一直不懂得拒绝。追了“微微不好惹”职场系列短剧，主角微微在职场里时而拒绝同事甩锅、向学历歧视说不，反向“炒”老板，能怼人绝不忍气吞声。主角微微的行为似乎有种替自己出气的感觉。“微微好像做了我想做不敢做的事，说了我想说不敢说的话。”对于骆骆来说，微微是自己喜欢和向往的理想年轻女性的定位，也是职场菜鸟最需要的“互联网嘴替”。

说起“嘴替”，李桂芳对此也深有感触，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最近迷上了“社会关照类”的微短剧。主角大多是外卖小哥、乞丐、拾荒者、清洁工这些底层人士，这是平台流量鼓励的内容。看到李青扮演的“可怜人”，被人误解、露宿街头，啃着干馒头。李桂芳总想到自己的父亲，他出生在40年代，长身体的年纪遇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地里的红薯叶、春天的槐花、玉米面馍馍，都是他用来短暂饱腹的食物。李桂芳年轻时对父亲照顾甚少，她内心常常抱有愧疚。好在，剧情的走向大多是处境凄惨的李青总会被身为主角的年轻达人拯救，李桂芳代入其中，就仿佛自己穿越到了父亲的童年，治愈了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，也弥补了自己年轻时无法陪伴父亲身边的遗憾。